



近墨者黑

鲁光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近墨者黑

鲁光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墨者黑 / 鲁光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11

ISBN 978-7-108-03698-8

I. ①近… II. ①鲁…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0588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王 竞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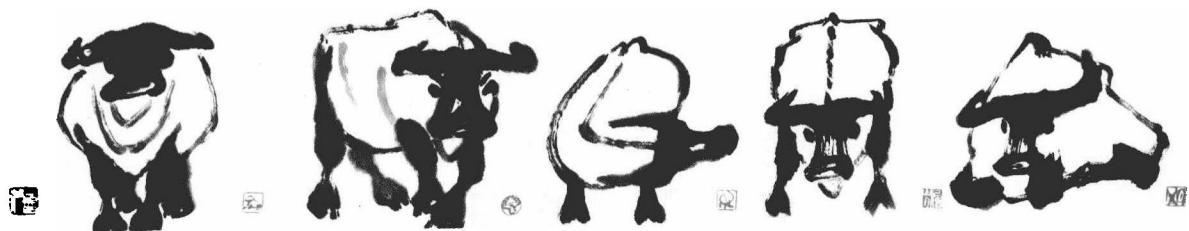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3

字 数 35.5千字 图220幅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79.00元



目 录

“上帝”李苦禅	1
吾师子范先生	30
难忘一见李可染	64
邂逅王朝闻	68
“普通人”吴冠中	72
华君武“同志”	80
大智若愚宗其香	91
“老少年”卢光照与“寄情小屋”	96
雨中荷花周思聪	101
长安寻访方济众	107
赖少其“补缺”	112

山野禅人王乃壮	115
汤文选画虎	120
能写善画是高莽	123
色彩斑斓刘勃舒	131
我所认识的范曾	144
“赤身裸体”韩美林	172
聪明人徐希	177
周韶华的孤独与“大爱”	185
张立辰的笔墨功力	192
子武不怪	197
张桂铭领军新海派	203
漂泊李世南	206
石虎画册页	214
意笔吴山明	218
李延声的正气歌	222
何韵兰的女人世界	226
官布来自大草原	232
“粉头”杭鸣时夫妇	23
张广如牛	239
王涛踏歌行	245
邓林其人其画	249
杨明义的香格里拉	254
豪放何水法	257
古干的现代情结	262
詹忠效不变的“情人”	266
画坛苦行汉李冰奇	269

送别沈老虎	277
“三不留神”邢振龄	285
八十染指何君华	289
吴迅的自家山水	294
山水一虹	297
宋维成的西域泼彩	301
寂寞致远是介堂	305
大匠之徒王超	310
南溪和他的母亲	315
杜世禄现象	318
日记中的画家朋友	321
(周怀民、亚明、汪曾祺、尹瘦石、杨仁恺、钱绍武、 贾平凹、朱育莲、牟成和余魁军、刘大为、谢志高、 冯向杰、杨守春、韦品高)	

后 记

半路出家醉丹青	345
我们眼中的姥爷(周墨、李砚旭)	365

| “上帝”李苦禅

在绘画中，我就是上帝，我创造一切。

——李苦禅

1960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空闲时常逛荣宝斋、和平画店，欣赏国画大师们的作品。在王府井的和平画店常展卖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的作品，齐白石的画，六七十元一幅，李可染、李苦禅的画二三十元一幅。苦禅的画，厚重、拙朴、大气磅礴，我是很喜欢的。他的名字，总使我联想到深山中的古寺庙，我以为他一定当过“和尚”。后来，结识苦禅先生后，才知道“苦禅”是他的一位同窗好友林一庐为他起的。“禅”乃“宗画”，“苦禅”即是“一个苦画画的”之意。苦禅先生说起此名时，曾对我说：“我这一生坎坷困苦，有人劝我改掉这个名字。但我一直不改，我就是一个苦画画的，名之固当。”上世纪60年代，我这个大学生，每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元，根本挤不出二三十元来购买苦禅先生的画作。每次走进和平画店，只是为了饱饱眼福而已。

这种“眼福”饱了二十来年。到了1979年冬天，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的席位，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时，我有幸与苦禅先生同桌，而且是邻座。那晚，他带来一张大幅的雄鹰图，当场献给了中国奥委会。其时，一家出版社约我写李苦禅，我将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他很爽朗地说：“欢迎到我家去坐坐！”并让夫人李惠文告诉我他家的电话号码和南沙沟住宅的门牌号。

真没想到我所崇敬的大师，竟是这么随和的一位老人。

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个冬天起，直至苦禅先生1983年6月11日凌晨1时不幸仙逝，我常去他家走访，成了李家名副其实的“常客”。

在我的印象里，李苦禅是一位真正的大艺术家，为人罕见的坦诚，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画坛传闻，健身之道，无所不聊。每次听他的“神聊”，都是一种享受，得益匪浅。他的画品与人品的魅力，我简直难以形容。

一条硬汉子

1979年12月4日，下午2时我从天坛东门骑车去南沙沟李宅，门上有一告示：“上午有事。中午12点至3点休息。下午会客。”我看表，离3点还有十分钟，于是又下楼，在院子里转悠了一阵，3点准时举手敲门。

门打开了。想不到开门的竟是苦禅本人。这年，他已经八十一岁高龄，在这深秋时节，他只穿一件深咖啡色的毛衣。中等个儿，壮实健朗，气色极好，头顶已经谢了，但四周依然覆盖着苍苍银发。粗眉，架一副宽宽的黑边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对不算大却透射着热情、坦诚、豪爽的眼睛。他从不打听客人的身份，据说有一回一位副总理去看望他，家人一再提醒他来者是副总理，可他却称“副局长请坐”，弄得满屋的人忍俊不禁。他弄不清副总理、部长、局长究竟谁的官衔大。对我的来访也一样，一边说“同志请屋里坐”，一边把我领进他的画室。

画室也就十多平方米，方形。一张画案已占去一小半。靠门口的墙边放了



苦禅先生在作画

两个书柜，里面装满了各种画册和图书，柜顶放着唐三彩的马和老鹰的标本。窗台上有一盆法国君子兰，宽叶，多骨朵，花为喇叭形，嫣红色，为画室平添了不少生气。空墙上挂了几幅画，一幅是齐白石送他的《荷花蝌蚪图》，还有一幅《松鹰图》和一幅《育鸡图》，是苦禅自己的手笔。最引人注目的是陈放在屋子一角的几件把子：象鼻刀、银口刀、黑枪……

苦禅见我一个劲地打量那几件与这间画室不太协调的“把子”，便笑着解释道：“我自幼习武，这些家什都是我从前练武用

的。我还有一根三节棍、一把双刀……可惜在‘文革’中不翼而飞了。”

“现在还练吗？”我随意问道。

“不练这些了。”说着，苦禅操起一根一米来长的竹棍，走到画室中间一块狭小的空当，乘兴舞弄起来。

我真担心竹棍会碰到书柜和画案，但他舞得很轻巧娴熟。舞毕，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说：“都说人老了，个子会萎缩。我前几天量了量身高，跟年轻时一样呢！”他抬头望了望齐白石晚年送给他的那幅画，感慨万千地说：“写意画，炉火纯青在老年。徐悲鸿讲，如果齐白石只活到六十岁，那么他的画就会湮没无闻。他活到九十多岁还长牙，活了九十七岁才去世，他才画出了那么多的精品。”

此时我突然想起了谷牧曾说过的一句话：“吴作人像文人出身，李苦禅像江



苦禅先生小品

潮闯荡出来的。”

其实苦禅先生是真正的文人出身，1919年来北京，先在“勤工俭学会”半工半读，后入北京大学和国立艺专攻读文学和绘画。但他自幼好武，一生习武不止。他的强健体魄正是靠练功而来，而且他的深厚功底不知多少次在人生磨难中挽救了他。

日本占领统治北平时，他不干伪事，常住在前门老爷庙里，翻筋斗练武功，闭门作画卖画。他家的客人中，有不少与八路军有联系。个别人被日本人抓住之后，咬出了李苦禅。1939年的一天，他的学生魏隐儒跟苦禅学画，天太晚了，城门已关闭，就与老师一道住在柳树井的一间小屋里。半夜里，日伪警察把小屋包围了起来，有的从屋顶翻下来，有的从大门冲进来。起先，上来一个，李苦禅就拳打脚踢一个，但上来的人一多，他使不开了，被日本鬼子抓住，铐上手铐。李苦禅说：“我想把手铐弄断，可一使劲，却铐得更紧了，手上都流血了。”

李苦禅回忆道：“我被关在红楼地下室，严刑拷打一个多月，碗口粗的柳树杆，断成三截。昏死过去，又醒过来，什么苦头都吃了。我想，一定有‘神助’。打我时，我嘴里默念文天祥的《正气歌》。鬼子每天8点钟上堂，下午是1点钟上堂。他们要枪毙的人，礼拜六就提出来到别的屋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行刑。日本鬼子军官上村对我说：‘苦禅先生，今天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我说：‘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狗吃，二枪冲，三活埋，第四是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他们没有找到证据，我又死硬，也许还因为我是一个名人，他们就打算放了我。最后一次过堂时，一位中国翻译悄声对我讲，过堂时你硬顶一下就放你了。他被我的气节感动，给我通风报信。提审我的上村，是一个中国通。他说：‘军曹们没有文化，让你受委屈了。今天随便说出一个当八路的人来就放了你。’我破口大骂：‘军曹们没有文化，是混蛋。你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你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老百姓，你更混蛋。你问我谁是八路？你们再杀下去，全中国人都是八路了！……’骂完了，他们真的把我放了。”

“文革”时，他被打成“反动权威”，诬陷他在日伪时期有过节，责令他写出交代。我从档案中找到一份李苦禅亲笔写的材料《关于我被捕入日本监狱事》，这份珍贵的史料中记录了这件事。

关于我被输入监狱的事
 日本鬼子住北京时那一事记不起了，当时我住在袁世凯府的一间中屋，没有事，生活全靠自己弄。一天我与袁世凯的私生子袁家驹晚饭后，袁家驹让我睡在我屋里，刚睡下不一会儿，听房上有人声，院内也有人声，忽然冲进来一伙人，用棍子顶着我两个人把我们带到手铐就押走，我问我犯什么错，他们不回答，把我们关进汽车里，汽车里早有约好的守被押来的人。在进车时，他们把宪兵司令部（即在内城的东北大红楼地下室）监狱内四壁木板、马油、花柳、小门、铁链、跑出入，壁上贴到被押来的人的“名字”，听到听到打人制人的惨叫声音，我听见他们为什么抓我呢？大概我在这是个缘故，我不做日本事，住在袁家驹家，不给人弄我，这里便引起街警、汗奸的疑心，当着我面前，他们以为我和“汉奸”有往来，也（1）

苦禅“文革”中“交代”材料手迹之一

保证书
 日本沦陷时，所有一切坏事，我没做过，新民青年会开画展，没有参与过，而且这个名子我就不知道，如果有的话，我更承认罪，如查出我以生命抵罪。
 1949.1.15 李苦禅 墨

苦禅先生“文革”期间写的“保证书”手迹

……他们日本人查不出我什么来，这次提审我，如果屈打成招，判了死刑，军曹们可立功升官。如前几次受审硬顶，这次也可放了我，我就这样的仍要硬的准备。到了过堂审问仍旧是上村。他先吓唬我。经他审问多次，他的喜笑怒骂，狡诈手段早已熟知。他让我招供，我仍说素日无党无派，只知画画。他又说，你不知道八路军在北京周围的活动？我说，你们每天订着报看报，我圈在这里，我哪知道！后来上村缓慢地说，我们日本专制的厉害，你若说了实话，我可以向我们官长请求放你出去。此时我硬着不作声。又住了一会，上村他说，向我们官长请求多少次，今天要放你出去。一旁高翻译急忙地说，上村军官今天要放你，李苦禅你还不感谢他。我马上知高翻译的用意，要放我。上村缓和地说：“放你出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说，看行动再画画，在两周内把八路军在北京周围活动的情况写一份送司令部来。高提调官（翻译官又叫提调官）你送他出去。”

我放出来到了家，街坊邻里老少马上拥进了院子里。有些人含泪问我，身上受伤了吗？腿脚受伤了吗？出来了就万幸！还有送酒送菜的，老人们谓之“压惊”。我一时感动地落泪说：“我身体好，顶得住，没落什么伤，让

你们惦记着，谢谢！”

在日本敌伪时期，有不少的大小报纸，每天不问真伪不断的登载八路军围绕北京活动的情况。我当时找了几份报，按照抄了几段，谁知道八路军的实在情况？即便知道也决不能说，我是中国人，决不干汉奸事情，于是乎报上有什么就照样抄什么，抄完一份索性就送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

送去之后，上村亦未来找过我。又住了些时候，我身体已完全养好复原了。目前的生活没办法，我找了些旧存自作的画，就往天津开画展卖画走了。

我回来后，凌老太太对我说：你去天津不久，上村穿中国衣服，我也不认识，就来了。他问苦禅哩？我就说他不是遭一场事情吗？生活又不好，养好了伤就去天津卖画去了。上村说，苦禅回来我再来看他。说着就出大门。凌老太太一直送出大门，及回到上房一见桌上名片有“上村”字，马上吓得老太太就蹲在地上。说此后，上村再没来找。

从李苦禅吟唱着《正气歌》对抗日本鬼子，到“文革”时不惧淫威如实书写历史，一个充溢着浩然正气的铁骨铮铮的民族硬汉形象，赫然屹立在我们眼前。

李苦禅真是一生豪侠。在杭州教书时，常在西湖边观赏鸬鹚和荷花。有人慌慌张张往他这里跑，他急忙问“怎么啦？”人们告诉他，有个野和尚拦路要买路钱，李苦禅随即过去收拾那个野和尚。只见野和尚袒胸露肚在敲木鱼，身边摆着两块大石头，见有人路过，举起石头，大声喊道：“留下买路钱！”李苦禅走过去，先伸手：“留下买路钱！”野和尚出手了，李苦禅三下五除二，将他制伏。教训了一通野和尚，李苦禅便扬长而去。野和尚追了上来，要拜他为师。此后，这个野和尚不再作恶，还与苦禅常有交往。

还有一回，他在北平的马路上碰到伪警察欺侮一位拉黄包车的车夫。李苦禅自己也曾租车拉过，白天上学，晚上拉车，也受过气。他同情那位车夫，上去教训了那个伪警察，在大街上打了起来，结果寡不敌众，被抓去坐了牢。其时，齐白石拒绝为日伪作画，但为了救出这位得意弟子，不得不破例用画将他赎了出来。

苦禅先生说，他七十多岁时，被当作牛鬼蛇神赶到房山干活。他背着一大捆玉米秆下山，踩到了块活动的石头上，跌到一二丈深的山沟里。苦禅说：“我一个‘抢背’，将玉米秆翻到身下，没伤着。”他还讲：“有一回，踩到一个柿子皮，

怕往后倒下，一收身，往前倒，一条宽牛皮带都断了。”

在他的武功故事中，最得意的一个，是他五十多岁时发生的，地点是大雅宝胡同。那天，他回宿舍路过胡同口，只见一个吴桥卖艺的在耍刀，他驻足观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耍得不怎么地道……”卖艺人听见了，不服气地冲苦禅嚷道：“看客，你来耍一个给大伙看看。”李苦禅说了声“稍候”，就快步回宿舍取来双刀。这双刀很锋利，装在一个鲨鱼皮的口袋里。苦禅双手舞刀，舞到兴头上，还将刀抛向空中，然后又稳稳接住。看客们为他叫好，扔来不少钱。吴桥卖艺人一一拾了起来，双手捧送给李苦禅。李苦禅说：“我是美院的教授，给你帮个场而已。”说罢，将双刀插进鲨鱼皮袋，扬长而去。

而此生最令他憋气的事发生在“文革”时。1966年“八·一八”那天，烈日似火，造反派让他和几位教授跪在熊熊燃烧的大火旁，大火正烧着清代的木雕和美术书刊。造反派还把维纳斯像砸烂，把碎片放到教授们的头上。这是对艺术的凌辱！他内心充满愤怒。造反派还将他关起来，拳打脚踢，打得浑身伤痕。忆及此事，苦禅先生说：“凭我那时的功夫，拼他几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想到孩子和老婆，拼死的勇气就没有了。”

当我问及他给毛泽东写信之事时，他说：“日本投降后，徐悲鸿问我干吗呢，我说住庙呢，徐悲鸿说‘教书吧，教花鸟’，于是给我送来聘书。那时工资低，我又爱喝二两酒。一天酒后我用草书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开头写道：‘我的事找蒋介石解决不了，只好找你来了……’写毕，扔到信筒里，毛主席还真收到了。他太忙，派秘书田家英来看望我。毛主席讲，国家困难，过几年就好了。先由学校照顾。学校给我增加两百斤小米。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给徐悲鸿写信才解决的。”

画不惊人死不休

1980年10月29日晨6时20分起床后，蹬车一个多钟头，去三里河拜访苦禅先生。这次是要将为出版社赶写的《丹青话延年》文稿请苦老审阅。

尽管门上有告示“上午有事”，但事先电话约好了的，所以7点50分就敲开了李宅的门。李先生的小女儿李键开的门，李先生正在吃早餐，见我来了，便放下碗筷过来画室打招呼，真挚又热情。

吃过早餐，李先生和夫人李惠文在画室落座。我将带来的稿子念了一遍。



苦禅先生小品

当听完为吴桥卖艺人帮场一段时，李先生说：“你的文字真像水银落地无孔不入。这段别人写时一带而过，你写得具体生动。”他对全文也很满意，说：“你很有才华，写得生动，联想也好，记性好，跟我说的一样。”

9点半，他站到画案前开始作画。

他拿起一支长毫笔，在一块圆形砚台里蘸足浓墨。先从背部画起，以排墨法只几笔就写出了鹰背，然后以侧锋勾出翅和肩，接着抹出下面的飞羽，再以较干的浓墨抹出尾部。稍停片刻，李先生拿起一只小勺，舀了一点清水，放到笔肚上，把墨调淡，抹出胸部，抹出大腿。画成鹰的身体之后，换成小笔。苦禅先生持笔打量画面，稍作思索，就勾鹰嘴。鹰嘴呈方形，用“金石味”的笔法一笔一笔勾

写出来。然后，用淡墨画头部和颈部。画颈部是用笔连续横扫数笔，顿时，颈部的动感跃然纸上。最后，又用“金石味”的笔墨一笔一笔写出足爪，爪子画得长直而厚重。鹰伫立的山石，用的是拖、侧笔，有时还用几笔逆锋，并用“斧劈皴”笔法皴出山石的质感，墨色深浅不一，以增加山石的体质感和厚重感。用清水调色，用色极省，嘴、爪染淡花青，山石染赭色。

苦禅先生一边着墨着色，一边给我讲述画鹰的笔墨。他说：“我画的鹰已经不是普通的老鹰，而是把山鹰、鹫和隼综合于一体，画我心中的鹰。显神处着意夸张，无益处毅然舍弃之。我将鹰嘴和鹰眼都画成夸张的方形，是为了强调鹰的雄健威猛。我常在鹰画上题写‘苍鹰不搏便鸳鸯’。”我问苦老：“为什么有的鹰颈背处要点些浓墨？”他说：“需要时就点一些，也是为了增强鹰浑厚苍健之感。”

画如其人。苦禅画的鹰与古人不同，与今人也不同，寓意着一种威猛、豪侠之气。仔细看去，那鹰真像苦禅性格的写照。他常说：“‘画思当如天岸马，画家何异人中龙。’在绘画中，我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鹰就是苦禅这个“上帝”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鹰成为苦禅的代表作，是顺理成章的。

刘勃舒不止一次提醒我：“你与苦禅先生那么熟，还不求他一幅墨宝。他轻易不给人画鹰，你就求一幅鹰吧！”但我这个人脸皮太薄，万一被谢绝了，多难堪呀！有心求画，但没有胆量开口。

画就一幅四尺鹰之后，苦禅坐在藤椅上小憩。他说：“你要我画画，随时说话。”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早就想求一幅画。但你的画，那么贵，怎么好开口呢？”

苦禅喝了一口茶，说：“讲钱不是朋友，朋友不讲钱。你就点吧，画什么？”

周恩来总理曾赞美苦禅为人民大会堂画的巨幅竹子，说“苦禅的竹子画得好”。我本想求一幅竹子，但说出来的话却是，“苦老，您老随意吧！”

“鹰画得熟些，就画鹰吧！”苦禅站了起来，又补充了一句：“我的鹰在日本、欧美都有影响……”他叫李惠文铺纸，问我：“画多大？”

我只想有幅苦禅先生的画挂，所以说：“小的，家里好挂的。”

苦禅要了一张四尺三裁的长条形宣纸。他一边挥毫作画，一边与我聊天：“艺术要有创造。光模仿不是艺术。搞艺术就吃苦。怕苦就不要搞艺术。”“画画要有悟性，要有才。我一位同乡画到七十多岁了，画的荷叶还是像四两一个的葱花饼。没有悟性，没有才气，趁早干别的去。”“范曾想在人物画上下功夫，很有才气的。他父亲比我小一岁。有人说他骄傲。不骄傲出不了大成就的……”

画了个把钟头，画成后，等待墨色干了染色，苦禅坐了下来，继续聊天。

他说起了人格与画格：

“我说画格就是人格。没有人格就没有画格。一个品格不好的人是画不出好画的。秦桧写的字很多，他是大奸臣，千人骂万人唾，字也没人要，流传不下来。商人是只讲钱，艺术家却要讲究艺术，光顾做生意，就把艺术庸俗化了。艺术家太富就没有艺术了。‘文革’后，把抄没的字画退了回来，有一包字画是李可染的，退到我这里来了。我急忙叫燕儿给送还可染……”苦禅先生谈兴很浓。

这天是个阴雨天。画不易干。李惠文拿来一只电吹风，小心翼翼地吹画。

我提起周总理说他竹子画得好之事，他说：“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是我写的。管桦题竹时要加两句，我说是绝句，不要加。”

说起画竹，苦禅先生给我讲述起郑板桥的传闻轶事：

“郑板桥不为权贵画竹。在扬州时，一个盐商要做寿，请板桥画竹。板桥谢绝了。这商人设了一计，叫一位老人在板桥常去游玩的山上搭了一个草棚，煮上狗肉，温上好酒。老人挥毫作画，画的全是竹子。板桥果然上山来了，看见草棚，便走过去看看。板桥见一位老者在画竹。老者对板桥说：‘我学板桥的竹……’板桥见老者画得不像，便拿过笔，为他画了几笔。老者直摇头：‘比郑板桥老爷的差远了。’后来，老人拿狗肉好酒招待板桥。板桥乘兴挥毫，一口气画了三十多幅竹子，而且都是精品。商人做寿那天，挂出了几十幅郑板桥的竹子画。朋友们指责板桥为商人作画祝寿。板桥说没有为商人画过画呀。他跑去看了一下，果然，挂的全是他的画。他顿足叹道：‘我受骗了！’我们画画的太实在，容易上当受骗呀！”说到高兴处，苦禅先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惠文已经把画吹干。苦禅略染颜色后，就题款盖章。

“鲁光指正……”他刚写上款，夫人就提醒他：“苦禅，落了‘同志’了！”苦禅不以为然，说：“同志，二百五……”他念“二百五”时，语调很冲，显然是在模仿某售货员对顾客的生硬口气，“不写也好……”

他盖章时，我提起他对齐白石说过一句话，“画不惊人死不休”。因为这句话，齐白石专为他治过一方“死不休”的印章。

“把老师的这枚给我找出来。”苦禅对夫人说。

李惠文找了一会找不到。苦禅走过去，一下子就将那枚印找了出来。他亲自将这个印章钤到送我的画上。他指指“死不休”几个字，对我讲，“这是信。”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亲眼见到一位大师挥毫泼墨。丹青成熟在老年，这时的苦禅老人的画技正炉火纯青。他一边挥毫，一边与我神聊，聊了那么多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真有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画得一般，留个纪念吧！”苦禅送我出门时谦虚地说。

他的写意画妙如天籁，意态纵横，深得人们喜欢，求画者络绎不绝。当时，社会上盛传北京“四大画家夫人”把家很严。有一回，苦禅先生留我午餐，一张四方小桌，苦老、苦老夫人、李燕，加我四人。苦老兴致很高，说：“陪你喝两杯。”喝的是白酒，记不清什么牌子的了。席间，我对李惠文说：“苦老德高望重，没得说的。对你有些微词，把你列入北京四大厉害的画家夫人之一。”李惠文说：“早些年我不管，他爱送谁就送谁。昨天一位军人送来苦禅‘文革’画的三十多幅画来补章。流失社会上那么多。如今年岁大了，得留些下来办展览。当然，也不是不送人。像你，我们就送……”听了她的叙述，我真的同情她，打心眼里赞成她严格把“门”，名家难当，大名家难当，画家夫人更加难当。张口就要画，好像八辈子欠他似的，不给就说闲话，有的甚至骂人。中国人的一种恶习。我自己成了画家之后，也有债台高筑之感。

我将苦禅的“鹰”精裱之后，挂在我的“五峰斋”墙上，朝夕观赏。每次观赏时，苦禅先生“这是信”的声音，总在我耳畔回响。

拜师齐白石

1981年4月8日，我与编辑殷芝慧一道访苦禅老人。下午4时抵李宅，主要是挑选一些照片配文章用。照片很多，至少有十多本。有年轻时光着膀子的练功照，有与齐白石的合影，有与相声大师侯宝林聊天的生活照，有与赵丹作画时的特写……



李苦禅与其恩师齐白石